

妩女请神

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[Archive of Our Own](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49484383) at <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49484383>.

Rating:	Not Rated
Archive Warning:	Creator Chose Not To Use Archive Warnings
Category:	M/M
Fandom:	封神三部曲 Creation of the Gods (Wuershan Movies)
Relationship:	发郊 , 姬屋藏郊 , 姬发/殷郊
Character:	殷郊 , 姬发
Additional Tags:	生子
Language:	中文-普通话 國語
Stats:	Published: 2023-08-20 Words: 6,030 Chapters: 1/1

妩女请神

by [黑迦西 \(Higashi_Ri\)](#)

Summary

胡公夫人，武王之女大姬，无子，好祭鬼神，鼓舞而祀。

逢秋收农忙，姬诵姬虞两兄弟就会随父返回西岐。自镐京至西岐，渭水东流不尽，姬诵讲弟弟年幼时就聪慧，每每行至田陇，看到城关外的无名冢，尚在牙牙学语的姬虞却知道喊：

“看呐，到岐山啦。”

那冢背靠的是西岐百姓赖以为生的粮食地，姬虞那时矮矮的个头，还没冢高，只觉得它撑在苍天厚土中间，比城门都冷漠。明明只是一座孤零零的冢，却有种难言的气势在威慑生者。

姬诵以为他怕，遮住他的眼。

父亲的马队摇着赤色大旗。城门口有人击鼓，鼓声痛快，在天和地之中放肆地响，几乎与黄河隘口震荡的吼啸齐声。于是人们知道天子回家了。

西岐的土，是在王和神的保佑下养活子民的。

这里捱过三个年头的天下大旱，从商纣的焚烧中活过来，它差点变成一片死地。你可知道？所以麦陇上立着许多旧坟，你不必怕，埋的是西岐乡亲的尸骨。

姬虞似懂非懂：“长姐为什么不和我们一起？”

姬诵说：“她嫁去陈国，回家的路太远了。”

然而王长女姬妩与王不和，嫁与陈满，此后再不愿回望王乡，是朝堂和坊间都传遍的事。姬发握起冢上一把黄土，任它们从五指间逃跑，被原上的风带走。他叫来大宗伯，嘱咐道：

“去请胡公夫人再回一次西岐吧。”

野风猎猎吹，姬诵看着他父亲在余晖中站成一座荒凉的山。

姬妩来到姬发身边那年，正是兵荒马乱的前朝末期。

商纣王诈死，朝歌满目疮痍，尚在恢复元气就重新召集兵马，企图抢占先机，一举镇压西岐叛乱。彼时殷寿亲军只剩北伯侯残部和东伯侯姜文焕，早没了当年御下五将，统帅四方的实力。而这厢西岐在连年天下大旱的重压下喘息，少主纵然锐意迎战，常年贫弱的自卫军也难与精良的朝歌王师抗衡。

说来是病狮斗饥虎，难分生死之争。但凡有胜算，若非功德造化，便是有神襄助。姬妩正是在这种被人津津乐道的神妙色彩中出现的。周人都说：妩女是玉虚宫修炼的仙娘娘投胎，生来第一哭就灭了商纣的恶火啊！

当然这都是后话。

夜里，西岐的张猎户在外面跟孙木匠、单眼瘸子喝了几碗热酒，正揣着手往家走。三个爷们儿就着热菜热汤，喝得通体暖和。张猎户正酒酣耳热，他哼着小调，一路上晃悠悠，不知不觉就走到自己家院墙外。

张猎户平时回家都会绕过后墙，从马棚边上走一圈，再从正门进屋，已经养成习惯。这次他照常路过马棚，伸长脖子往里头探一眼。就是这一探头，把张猎户给吓得险些失禁。他手里没火，但他是猎户，鼻子和眼睛要极其好，进山猎货要靠闻就能闻出来这捧土上跑过什么动物。他把头伸进去，一股刺鼻的腥味直冲上脑。

是血！有血！

张猎户忙点了火，猫着腰走进马厩。借着微弱火光，他看到角落里的草堆乱糟糟，中间陷下去一个坑，像被什么东西压过，上头留着湿淋淋一大片血迹，他蹲下摸了摸，血还温热。

这些不久前才留下的血，从草堆一路滴淌，延伸到外面无尽的夜中去。

张猎户彻底从酒意中清醒，但他又拽过酒壶，仰头猛灌，心里这才平静。静下来后，他的耳朵才能听到更多细节。他注意到方才被他忽视的，远远的婴孩啼哭，现在已经远到微不可闻，消失在深沉的麦子地。

次日，殷寿的军队剑走偏锋，没有直接攻破西岐城门，而是绕背奇袭。既然西岐百姓以事农为生，不如就断了他们生路，再杀姬发，到时将姬发的头挂在西岐城门，让这帮愚民

看看，是跟着乱臣贼子谋反有出路，还是老实本分种地有出路。

殷寿号令军中三千弓兵，隔着渭水支流朝对岸的麦田放箭。昏黑的河水被火光映得红透，点点燃烧的箭矢如同灾星，坠在西岐的庄稼地里。

男人女人喊着：着火了！田里着火！

壮年男人们赤着臂膀，刚从酣梦里惊醒，赶去田地救火。姬发稍作思索，心中骇然，策马领兵朝城外奔去。岸上的殷寿观望火势差不多了，便往西岐城门迎去，与姬发厮杀在一处。

城中哭喊此起彼伏，有火烧到屋舍，梁断墙倾，压死来不及逃难的老妪。有妇人拖家带口逃到祠堂，却发现少了一个孩子。男人们一桶接一桶的水泼进麦地，如针芒补天，无济于事。有人被烟雾呛了口鼻，失去意识昏厥在地，被火舌缠上烧成焦炭，面目全非。

乱悲风哭煞通天火，回首间覆灭小江山。姬发与殷寿短兵相接。

“西岐百姓也是你的子民，你怎么敢的！”

“你起兵作乱的那一刻，就应当做好他们因你而死的觉悟，姬发。火烧十里麦陇，也算给他们厚葬。你父亲西伯侯呢，是不是还在守着食盒，算你们西岐的命数？”

前有舔血的刀枪剑戟，后有吞人的无情烈火。姬发双眼通红似要滴出血泪。

西伯侯正在祠堂跪着，他听祠堂内妇女在抽泣，她们的儿女咳嗽，喊痛，喊要回家。他听马嘶混着兵器相撞，牲口到处逃窜，屋棚倒塌。心惊肉跳的动静中，似乎也听到一声嘹亮啼哭，像是从天边劈来的一道雷。

西伯侯眼睑抽动，他以为自己听错。接着又是一声婴儿啼哭，这次震耳异常。此时有士兵慌忙冲进祠堂，向西伯侯匆匆来报：

“城门前……城门前有……”

“有什么？”

“有鬼将相助，少主有望乾坤逆转。”

话音未落，只听滂沱暴雨轰然而至，毫无前兆。

姬发与殷郊独处的最后一个晚上，也是这么大的雨。

“明天你把我绑了去，到他面前一切都见分晓。”

殷郊捧着姬发雪白滚金边的披风，放在火上烘烤，来时被雨浇得湿冷沉重，继续穿它恐怕要惹得骨头都疼。他自己在宗庙躲藏多日，肯定抛开平时在东宫的诸般讲究，一切从简从简。火光在太子披散的头发和有光泽的肌肤上融成喜气的暖色，与外面的凄冷风雨不成一景。

“姬发，记得帮我带好鬼侯剑。等他见到苏妲己的真身，你就把剑给我，我要在列祖列宗面前亲自斩她。”

殷郊说得坚定，姬发原是微笑着听他讲，只是烛火在漏进来的风里摇晃，他猛地汗毛直立，无法将心里的惶恐宣之于口：

我信你看到狐妖是真，也信你为母报仇的决心。但我不相信殷寿，尽管他是你的父亲，也是我的父亲，曾是我的憧憬。但是殷郊，我的忧虑从你逃跑那天起就开始滋生，一团黑云昏沉地压在我数十年来垒砌的信念上，曾经它面对千军万马也不胆怯，亲历生离死别也不溃散，但现在它快要撑不下去。殷郊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就算狐妖已死，失去姜王后荫庇的你，被父亲提防异心的你，今后在朝歌过的又会是什么日子？

思及此，姬发收起笑容，握住殷郊的手。

“如果有变，你将如何自处？”

他看到殷郊方才还熠熠生辉的眼睛，慢慢蒙上阴翳，旁人捕捉不到的沮丧和恍惚，在姬发眼底一览无余。这神情他太熟悉，殷郊每每遇上难以独挡的麻烦，心高气傲的少年人不敢去向父亲示弱，又不愿变回在母亲身边哭诉的幼童。殷郊便去找姬发，不外乎是问他：我该怎么办？这样是好是坏？你会和我一起吗？

曾经殷郊救下一只快被冻死的幼鸟，揣在怀里给姬发看。姜王后怕尖喙的活物，必定不许他养。姬发得召，以为是什么急事，匆匆赶到东宫寝殿。

殷郊神秘秘地，招呼姬发靠近些，再近些。姬发听话凑过去，面颊被炭火熏得滚烫。

殷郊掀开裹身上的裘皮，幼鸟正被殷郊捧着偎在胸口。他小心翼翼张开手指给姬发看，那崽子嘴边衔黄，光秃秃皱巴巴的皮上支棱几根稀疏羽刺，鸟的心脏在胸腔里泛出紫红的一小团，突突地跳动。

姬发说，应该是自己不留神摔出巢的小崽儿，亲鸟不会再救的，任其自生自灭。也有可能它在窝里吃饭争不过兄弟姐妹，亲鸟觉得养不大，就把它丢出来。有的会摔死，有的摔下来饿死，或是被狐狸啊野猫啊叼走吃掉，骨头都不吐，因为太小了。

殷郊瞪着眼，特别惊异：“那怎么办？”

姬发说：“你养着它呗，我跟你一起。”

那是只灰隼的崽儿，姬发本想着，养大后驯成认主的隼，今后他俩同去北地的莽原，进西边的山岭，跨东南的江河，灰隼迅如雷电如影随形，该多威风。遗憾这隼没活成，还是被宫墙外的老猫咬死。那猫没想吃它，只是天性使然，活活把猎物玩死。

隼在春天死的，姬发陪着殷郊把它埋在一颗梨树下。姬发宽慰他说：“这隼养不亲的，不如提早放它走吧。”

神思往返须臾之间，如今在宗庙，姬发瞧见殷郊的失魂，便想起当年梨树下男儿的恸哭，为的是此消彼长，你生我亡的律条？还是对自己无能为力的怨恨？

“如果有变，你将如何自处？”

“母亲死了，如果他仍执迷邪道，我在朝歌已无牵挂，所剩唯有一条命一把剑而已。”

雨势见小，宗庙里很安静，听得见火星爆响，外面风穿林而来，在宗庙前卷了个过，扑灭几点烛火。两人的细汗被风一吹，凉得精神抖擞，心意却乱起来。

光灭了，姬发反倒能从殷郊眼睛里看出更多东西。明亮处眼识形，识皮囊。黑暗处得耳识，鼻识，舌识，身识，意识，才能观心。姬发很珍惜地亲吻着殷郊的鬓角，他说，去西岐吧，你记得我跟你说过吗，渭水养的麦子越冬后绿柔柔的，我不高兴了就去躺着看星星，觉得纷纷的烦恼只是一颗砂，丢进东流水，什么都不剩。殷郊，将来你如果过得不开心，就去西岐，等我回去找你。

姬发誓死守城，与殷寿酣战时天降异象，河面卷滔天浊浪。人们的耳中响起尖锐蜂鸣，远处岐山的鸟兽四散。只见雾从地面向上汇聚，等堆起约有百尺高的雾塔，忽然又散去。雾散云开，圆月照出其全相：

通体肤若青莲色，发如赤炎红云。生有六臂三头，三头颅环颈而生，东西观流波、黑水，南北观丹穴、空桑。额中裂开第三只眼，月阴处怒目而视，月明处慈悲低垂，遍观世间一切恶。

鬼将身高百尺，撼地如雷，只要它额顶目光所到之处，训练有素的战马也失控发狂，心智动摇的士兵如堕幻境，感觉身上有蛇蚁啃噬，挣扎哀嚎丢盔弃甲，实在可怖，殷商士兵何曾见过这等诡谲变幻的战局。

殷寿注意到麦田里有道金光直通穹顶，想必蹊跷就在此处，二话不说挽起缰绳朝麦地而去。此时杨戩不知从何处现身，招来致雨咒。五湖四海，水最朝宗，神符命汝，常川听从。转瞬间铺天的无根水幕应声落下。

杨戩转而冲姬发高喊：“快去追殷寿！”

“是你！你怎么在这里？”

“别管，去追殷寿，别让他带走殷郊。”

殷郊？殷郊。这个名字在姬发胸中震荡地响，他以为他前半生的半条命就随着这两个字，早埋在朝歌喋血啖肉的焦土底下。

那茫茫的麦地，曾经金黄招摇的穗高低连绵，被烧剩黑的杆，密密麻麻伫在田野，化灰的化灰，随风的随风，仍有余烬的还噼里啪啦迸着焰苗，麦陇上高扬起漆黑的碎屑。

姬发在一片未熄的火里见到殷郊。

他浑身是血，但不是新鲜的，已经干透，在他的白衣袍上、脸上结成触目惊心的黑红污色。殷郊赤足盘膝端坐火海，闭目垂首，臂弯中还抱一婴孩，同样遍体血污。纵使火再猖狂，也未能近他的身。

待杨戩的致雨咒将火彻底扑灭，城门的厮杀胜负已定，殷郊周身的金光这才敛去。

雨水淌进姬发眼里，酸苦难当，他胡乱抹了一把，将外衣脱下裹住婴孩。殷郊醒转，正见着姬发一张不知是喜是悲的狼狈面容，他问：“你是谁，你抱着我哭什么？”

我以为你死了，原来你真的来西岐等我。只要你回来，以后的日子还有好长好长，你慢慢把发生的事讲给我听。

这些话他都没讲出来，背上有剧痛钻透。殷寿高坐于马背，长矛顶着姬发后心。他抖动手腕，利器在肉里转半圈，再猛地拔出去，姬发的一口热血就吐在殷郊胸前，眼前昏黑，影影绰绰。殷寿还想再刺，殷郊伸手握紧矛尖。殷寿发力使矛刺近一寸，殷郊就迎上去一寸。

我爱听他们讲长姐姬妲的故事。她与别人都不亲近，姬虞年纪太小与她说不上话，故长姐只有在我跟前，言语才多起来。

从小就听宫人讲，我姐姐有通神入魔的本事，因为她是玉泉山金霞仙子的女儿。当然口耳相传又演绎出许多亦真亦假的差别。

有说她的真身是九仙山的一株照山红。

有说她就是瑶池金母座下弟子，为救苦救难，被二郎真君带来西岐赐给我父亲。

各自说得言之凿凿，只因他们的父辈曾经都是西岐的自卫军，亲眼看到过二郎真君使用仙家法门，助我父亲在城门前大败商纣。战后他们只在麦陇上发现伤后昏迷的我父亲，还有怀里的女婴。

正是我的姐姐，姬妲。

那场神异的大雨，甚至结束了连年的旱灾，麦子地在第二年重新丰润蓬勃起来，我的父亲也多了一个女儿。祖父站在金光垂怜的土地上，将姬妲高高举起来，庄稼汉们纷纷叩拜，粗粝的褐色手掌合十抵在额头，求风调雨顺，求保佑我的父亲姬发战无不胜。

我听故事，就像小时候玩猜画，画谜底的瓦片被摔碎，我再一块一块将它们拼凑，却发现自始至终少了一块，被狡猾的大人们心照不宣地藏起来，不给我看，不跟我讲。

也许是与父亲相处时总会冷淡和沉默的缘故，姬妲在十六岁那年就自请嫁与陈胡公为妻，似乎别家女儿都是擦着涕泪不愿远走，只有姬妲，一句惜别的话也没有。

临行前夜，我陪她说话，八岁的我趴在她膝头问：

“你真的是神仙变的吗？他们说你原本是杜鹃花，是玉露，是神宫檐下听经的仙鹤。”

姐姐白净的侧脸被照得微微透明，研得细细的唇脂在她嘴上红得恰到好处。

她说：“我不是山崖的杜鹃，不是瓶中玉露，更不是云霄里飞的仙鸟。我有父有母，是活生生的人。”

“可他们都说你从昆仑来，说你能呼风唤雨，敬请鬼神，占算祸福凶吉。”

姬妩眼睫抖动，像是又陷进漫长的沉思，她时常这样发呆。

“姬诵，我不止去过昆仑，我还去过很多地方，天南海北，神游纵横。但我的确是出生在西岐，在一个混沌的夜里，有麦穗轻轻搔着母亲的脸，于是我也闻到那种踏踏实实的甘甜。”

我兴致盎然央求她讲更多。姬妩便讲给我听，她讲昆仑山雪终年不化，得越过黄沙白雪才有缘问仙；九仙山锦绣漫野，山石榴比新妇的红裙还鲜亮……还讲那神仙哪吒，看着年纪与我差不多大，却自有神威千重；清源妙道真君杨戩善水善变幻，通晓九转神功……

我伏在玄天赤土的婚服上入梦，她好像坐了一夜。太阳在镐京的城墙外升起，照在姬妩苍白的脸上，挂着两行清涟涟的眼泪。

王长女出嫁的车马蜿蜒曲折向东而去，前朝的王城也在东边。姬妩在浩浩荡荡的声势中，踏平原，渡河川，离家而去。

而我还在记挂着长姐的泪眼。虽然和我一样，身上流淌父亲的血，但姬妩继承父亲深仁厚泽的秉性之外，还有其他不愿轻易示人的面貌。比如情志皓素，离经叛道，还有多情的愁容，这些又是来自谁的遗赠呢？

很多年过去，姬妩再没回过镐京，也没回西岐。

父亲在孤冢前对大宗伯讲：“去请胡公夫人再回一次西岐吧。”说完他引着缰绳自行进城去，姬虞跟在他身边。

我缓步留住大宗伯，问：“先生，敢问这孤冢是谁的？”

我没想到会再听到一次关于我姐姐姬妩的传闻，只是在大宗伯的讲述里多出一个人，他是前朝最后一位太子殷郊，也是面前衣冠冢的主人。

殷郊原本被斩首，得玉虚宫仙人相救，化死局为生局，修炼出青面獠牙的法相。当年西岐大火，现身逼退商纣军队的就是这尊法相。然而随后在孟津、牧野，大周将士亲眼所见，三首法相随行在商纣左右，战场上与我军水火难容。

后来伐纣功成，我父亲原打算将殷太子留在镐京，但前朝百官齐来劝谏，更有甚者以死相谏。

纵使殷太子援护西岐于存亡之际，也在牧野亲手杀死商纣，但他们不容许青面凶相的神煞能够接受百姓的祭祀，更见不得前朝的余孽与我父亲享受几乎相同的礼遇。

人们似乎愿意把那些救民救主的奇闻，忠义孝廉的品行妆点在一个更洁白无瑕的凡人身上，这个人就是姬妩。

我姐姐阴差阳错下成为大周的神女，在她还未长大时，就被赋予诸般功德，做一具描上金身的傀儡。

当时的大周，除了镐京的六宫六寝，几乎没有殷太子的容身之所。他只在镐京留了一年

就不辞而别，至于去往何处，无人知晓。且说那股太子修得仙身，大概是去玉虚宫不再回来了吧。我父亲便命人在西岐的麦陇边上，建起这座殷太子的衣冠冢。

我忽然就理解，姐姐当年义无反顾地离家是什么缘由。父亲有他的身不由己，但姬妲也有她自己的选择。

我们在西岐停留的第三天，与离家的姬妲重逢。

胡公夫人策马赴约，只带两名随从。姬妲和长姐不相熟，怯怯地躲在我身后。我仿佛胸中淤塞，明明是很开心的事，终于在她一拜三叩的时候，我忍不住哭起来。长姐揉乱我的头发，说我长得越来越像父亲了。

最后她深深地跪拜在父亲跟前说：我前来主持吉礼，敬问四方鬼神。明日要同他说的话，父王心里想好了吗？

请神当天，春官各自准备畜牲生肉、腩肉、生血，先以生血灌土，牲肉与煮熟的粮食祭已逝的先祖。再将玉带绦罗抛撒，东西南北四角点燃谷壳升烟以祭风伯雨伯。最后姬妲在我和春官的簇拥下登上城墙，她外袍上绘绣的日月、雉鸟和龙蛇栩栩如生，姐姐神光映丽的青春，在虚伪的华袍里更加高傲起来。

宗伯和春官嘴里念念有词，姬妲将短刀握在掌心，一条蜿蜒的血线沿着她的手腕爬开，血珠聚在一起，沉甸甸地砸进城门前的黄土。登时风卷残云，麦田上似有若无现出三头六臂的巨相。城墙上击鼓的汉子们瞧着慌神，鼓槌慢了下来。

大宗伯喊：“敲啊，继续敲！”

精赤的膀子重新提起劲来，汗珠飞溅。

西岐城中钟鼓齐鸣，烟飞雾缭。我在声声击打和念祷中浑身发抖，问姬妲：“你如何能做到？你不过是肉体凡胎。”

姬妲说：“我未出世时就游历十二金仙道场，在广成子座下悉听道法。降生时二郎神君渡一道上清真气给我和我母亲，保我二人不受火伤。何况我是天下共主的女儿，你还会认为我连请神问神都做不到吗？”

我的姐姐看着眼前的旷野青天，神情那么温柔。正当我想再问些什么，远处的青面神越来越清晰，灼灼日光下的第三只眼遥遥注视西岐城。西岐众人惶惶不敢抬头。

只听我姐姐说：“怕什么，拜。”

大宗伯即刻举臂高呼：“拜！”

城中黑压压地跪下一群人，擂鼓人把鼓敲得更烈，赛过九曲黄河的奔腾。他们拜皇天，拜后土，拜妲女，祈愿大周春秋鼎盛，国祚绵长。只有我父亲，驾起雪龙驹孤身朝麦地深处奔去，要去找寻什么人，鲛鳞翻浪似的麦穗把他吞没，西岐的麦野仿佛是困住他的一片爱恨苦海。

Please [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](#)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!